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于晓琳
执编/版式：石 琪
美编：倪海连

投稿邮箱
hljrbte@163.com

龙江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诗意呈现

评《猛虎与蔷薇》

□金钢

《猛虎与蔷薇》是赵亚东出版的散文诗集。诗集以独特的意象架构和深邃的哲理思考，构建了一座连接自然与人性、个体与社会的诗意桥梁。赵亚东孜孜以求，不断探索，从黑龙江乡村走向中国诗坛，他的诗歌中保持着一贯的对土地、生命与存在本质的思考。在这部新作中，赵亚东展现出更为成熟和复杂的诗歌技艺，同时也呈现出更为开放和多元的审美追求。

双重意象的精神辩证法

“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”是英国诗人萨松的名句，赵亚东的《猛虎与蔷薇》采用了这样一组富有张力的对立意象作为标题，既是对前人的致敬，也有其自身的特质。在中国诗歌传统中，猛虎往往象征着力量、威严、正直与神圣，有时也意味着危险与不可控的自然力量；而诗人笔下的野蔷薇则代表着坚韧、执着与深邃的情感。赵亚东将这两种意象并置，实则揭示了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：我们既向往“猛虎”，拥有超拔高尚的“虎性”，唤醒人性的良知，召唤内在的野性与生命冲动，但更像是“蔷薇”，保持着对生命之美的探寻。

在《猛虎》系列中，赵亚东以东北虎这一濒危物种为载体，探讨自然与文明、野性与规训、生存与消亡之间的紧张关系。他的东北虎不仅是生态意义上的存在，更是精神意义上的象征。在这些诗作中，虎的目光穿透了纸背，直视读者，成为一种审视的力量——它审视着现代化进程对自然的侵蚀，也审视着人类内心深处那些被文明遮蔽的本真性。

相较而言，《蔷薇》系列则呈现出更加内化和私人化的特征。赵亚东常常以野蔷薇比喻生存状态和存在精神。蔷薇作为一种蔓延生长的植物，与家庭、记忆和个体经验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。赵亚东在这一系列中采用了碎片化的叙事方式，书写了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心灵体验，使得诗歌的肌理更加细密，情感的表达也更加曲折和微妙。

更为精妙的是诗人的有意为之，通过生命情感，把“猛虎”与“蔷薇”两个系列相连，融为一体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性空间，“猛虎”是精神的超拔与超越，“蔷薇”是生命历程的深刻书写，完成了一次用精神救赎的经历，用审美滋养生活，用“虎性”唤醒“人性”的诗歌探索。

地理与记忆的诗歌根系

赵亚东的诗歌创作始终深深扎根于黑龙江这片沃土，《猛虎与蔷薇》同样延续了这一特征。黑龙江不仅仅是诗人的地理故乡，更是其精神原乡。在他的诗中，黑龙江的自然景观、气候特点、风俗人情都被转化为诗歌语言，形成独特的“寒地美学”。

这种地理与诗歌的紧密联系，使赵亚东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辨识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笔下的黑龙江并非刻板印象中的“荒凉”或“粗犷”，而是有着复杂纹理和多层内涵的空间。而且，赵亚东的寒地书写并非单纯的怀旧或地方性写作，而是试图通过这片土地的故事，探讨更具普遍性的人类命题。《出生》中“结满冰霜的玻璃”“烧得滚烫的火炕”“民间接生婆叼着烟卷”搭建起儿子出生的逼仄空间，但诗歌没有停留在此处，而是将个体性与普遍性巧妙融合，“每个人来到人间都是走同一条路，只是方式不同”，这使读者既能感受到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，又能从中辨认出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，儿子“第一眼看见了我”，那“神奇的注视”传递的是永恒的生命讯息。

从质朴到丰富的诗歌语言

从《土豆灯》《稻米与星辰》到《猛虎与蔷薇》，赵亚东的诗歌语言经历了较为明显的演变过程。早期作品中那种质朴、直接的表达方式，在这部新作中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层次。他的语言既保留了寒地诗歌的厚重与坚实，又融入了更多现代诗歌的复杂性和多义性。

在《猛虎与蔷薇》中，赵亚东对意象的运用更加成熟自如。他不再满足于单一意象的呈现，而是构建了复杂的意象系统。比如，“东北虎”意象与“无边的大水”“越来越疼的树”“穿越世事的枪声”等意象交织，共同编织出一个多维的意义网络。这种意象的复合运用，使诗歌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空间。

此外，赵亚东善于将抽象的思想和情感转化为具体的物象，使哲学思辨与感官体验融为一体。这种具象思维的能力，使他的诗歌避免了抽象概念的干瘪与空洞，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和感染力。如《预言的光辉》中，“裤子上的补丁是生活的赐予”，厚厚的诗稿“是日子的补丁”，狭窄的编辑部里“炉火是冷的补丁”“小鹿的眼睛是森林的补丁”，一连串的补丁意象将诗人的生活与情感巧妙地结合起来。

总之，《猛虎与蔷薇》可以看成是赵亚东诗歌创作的一个新阶段，展示了他日益成熟而又高超的诗歌技艺。这部诗集不仅是龙江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诗意呈现，更是对当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刻反思。赵亚东以其独特的诗歌语言和敏锐的洞察力，构建了一个既具体又抽象、既个人又普遍的诗意空间。在这部诗集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如何通过语言和意象，与生命存在进行对话。赵亚东的诗歌提醒我们，在当今碎片化的生活中，诗歌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方式，它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矛盾与困境，摆正我们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位置，探寻我们作为“猛虎”与“蔷薇”的双重本质。

《猛虎与蔷薇》/赵亚东/四川文艺出版社/2025年12月

松间疑有入松风

明·关思《松风斜照图》赏析

□阎逸

古代山水画，以描写山川自然景观为主，有水墨、青绿、金碧、浅绛、没骨等多种风格。它始于魏晋，发展于隋、唐，宋、元时达到高峰，至明代中叶更是大师辈出，在清人徐沁所著《明画录》中，山水画家达数百人之多，可谓鼎盛一时。明代山水画，在技法上一般分为三派：浙派、院派和吴派。吴派又叫吴门画派（吴门系古时苏州的旧称），四位杰出的苏州画家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并称为“吴门四家”，由于他们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绘画水平，又被后人称为“明代四大画家”。

活跃于万历至崇祯年间的画家关思，亦出自吴门画派，除了被各省、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些画作，如《山堂读书图》（武汉博物馆藏）、《松风斜照图》（南京博物馆藏）、《松溪渔笛图》（上海博物馆藏）、《山水图》《奇山书屋图》（浙江省博物馆藏）、《重岩积雪图》（广东省博物馆藏）、《停舟垂纶图》（辽宁省博物馆藏）、《放鹤图》《秋林听泉图》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、《梅花竹石图》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）等等，我们对其生平几乎一无所知，画史上有很多因地域差异或作品传世量稀少而姓名被湮没者，而关思成为其中之一，着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关思，生卒年不详，字九思、何思，又字仲通，号虚白，浙江乌程（今浙江吴兴）人。少年时曾以画会友闯荡京师，声名显赫。据史料记载：“万历间，关思名重海内，与宋旭齐名。”宋旭，“苏松画派”创始人，关思的同乡与前辈。诸多典籍凡谈及关思，皆与绘画相关：“学博思深，自多灵异，每作一画，援笔立就”“能诗善书，笔兼四体，尤擅画山水，骨法气韵入二李、三王之微，拟王蒙、倪瓒更妙”……将这些话语碎片综合起来，我们大体上能看到一个在绘画风格上趋于渐变、去形留神的画家关思，他学习五代时期荆浩和关仝的气势，元代黄公望等人以及明代文徵明的笔墨韵味，在笔力结构和精神气质上，深得唐代几位山水画宗师的精髓，最终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绝妙境界。

但我们依然无法还原一个真实的、有血有肉的关思。一个人身上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，怎么可能会如此不着痕迹，仅仅依靠画作来向世间证明“我来过”？也许，我们之所以查不到关思的生平事迹，与其传人稀少并无关系，也可能传人之后再无传人，故他的轶事无人记载，亦无人讲述。《明画录》《图绘宝鉴续纂》《石渠宝笈》及《明画全集》均侧重于记录他的艺术风格演变和他在画坛的地位，从未提及他的生平，这个人仿佛就是凭空出现一样。

关思早年的山水构图繁密，景物层叠，古风浓郁，弯曲的山中小径与潺潺溪流多有重叠回转，到了晚年则变得简约，仅寥寥数笔，山峰、怪石就尽显神态，略加墨叶即表现树木的茂盛状态，人物飘然，舟室古雅，常常营造出一种超脱世俗的空灵意境，让人看了陡生顿悟，杂念顿消。所谓“繁密中见空灵，苍劲中寓秀润”，繁华尽消、返璞归真，大抵如此。

典籍上说其流传画迹在万历中至崇祯初年（1600年—1630年），据此，我们可以推测《松风斜照图》应成于明代晚期，可能是关思中晚年时的作品。《松风斜照图》轴，纵158.7厘米，横50.5厘米，绢本设色。画面由近及远铺开：苍松挺立，松针细密，仿佛有风正穿林而过，恰似应了那句诗“松间疑有入松风”，竟有些凉意。风在吹，水在流，画面的动感一下就出来了。无穷无尽的时光就这样流动着，相比之下，一切都成了时光的静物。几间房舍掩映在树丛之中，一人对着窗外凝望，一人等在户外山坡旁，另一人正在过桥，对着房舍的方向，看不出步履的急缓。中景的湖水如镜，倒映着山色。远处群山隐约，飞瀑直泻而下，与落日余晖相映。

关思这幅画以披麻皴的画法写山石，以双勾绘松树，构图高远与平远结合，繁密而不塞，层次清朗。画面右上角自题的七绝是整幅画的点睛之笔：“清齐虚蔽小栏杆，六月松风洒面寒。步到西边桥外看，一山斜照瀑长湍。”不仅补充了画面的意境，还点出了画题“松风”与“斜照”的由来。诗画互证，动与静，视觉（斜照、瀑布）与触觉（松风寒）完美结合在一起，实为大家手笔。

我们追寻画家的生平，实际上是为了探寻他的内心世界，毕竟文人画的是心象，不是事物的外形，而是它们的内在。现代哲学里的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，就是去除感官表面的东西，用心去感受。在这四百多年的漫长时光里，有多少画家被湮没掉，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。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在诗中这样写道：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这句诗传递的不仅仅是时光流逝、世事变迁，更是对茫茫宇宙和人生的思考。法国华裔学者程抱一表达过类似的意思：“在中国，在所有艺术中，绘画占据至高地位。它是一种真正的神秘主义对象，因为，在一位中国人眼里，正是绘画艺术，出色地揭示了宇宙的奥秘。”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境界，在古代中国绘画中，宇宙的奥秘是存在的。我们眼中的那些山山水水、花花草草，如果从美学思维转向哲学角度去审视、去谛听，绘画语言所展现出来的是宇宙的另一种声音。

时光这趟列车既快也慢，透过车窗，我们向内看见静止的空间，向外看见移动的风景。内与外，对应于过去和未来，而自然的形式和本质永远携带着某种神秘的信号，需要我们自己花时间慢慢破解。

《松风斜照图》
明·关思
绢本设色
158.7×50.5cm
南京市博物馆藏

文白相融 浑然天成

《陆游：铁马冰河入梦来》语言艺术探析

□温国兴

《陆游：铁马冰河入梦来》/新国君/北方文艺出版社/2025年6月

新国君历经10年创作的传记《陆游：铁马冰河入梦来》，一经出版即广受好评，获评全国文艺出版系统优秀图书，两次加印。新国君又用5年时间进行了修订、增订，北方文艺出版社于2025年6月再次出版发行。

增订后的这部优秀文学长卷，与初版一脉相承，却有诸多深化和亮点。深阅细琢其语言风格，坚守中文审美传统，特色鲜明：

一是文白相融，浑然一体。书中文言与白话相融合，熔通俗与文雅于一炉，长句短语参差错落，写景有境，状物有情，写人传神，简洁明快，富有节奏感、现场感，颇具魅力，实属难得。

在书中，文言文并不显得突兀，读者一般无须借助词典便可阅读。白话文则简练精当，与文言无缝衔接，修辞手法荟萃，篇章之间文气贯通，读者会自然进入语境。如第一章《八年离乱》中《乱离人不如太平犬》一节，第5页用白话文写道：“时令正是深冬，草木萧条，大雪纷飞，山野水畔披雪迎风。离开汴京，渐行渐远，陆宰回望，雪雾迷茫，汴京亦不可见……”

短短的几句话，令人联想、遐思。接下来，便是夫妻二人语意深沉的对话，后有作者倒叙汴梁陷落，可怜一炬，化为焦土。作者写道：陆宰不胜悲痛，靖康二年，国耻耳！靖康耻！

二是化用文言，多用短句。如在《走马大散关》一节，陆游随士卒，进入岔路口，其名为“鬼迷店”。士卒说那里黑夜鬼哭，夜行人被吓得倒地如泥，说来毛骨悚然。陆游听后说道：此地久为战场，枯骨未尽，夜飞磷火，非鬼行魅游也。所谓妇人悲泣，墓地哭嚎，实为山风穿谷，林声回响，猿声啼叫……

三是文言写人，恰如其分。作者根据人物描写或叙述的需要，恰当地运用文言或白话，两者切换得丝滑流畅。在《意外三变》一章，作者先用白话写陆游的婚变，写到陆游的前妻唐婉，则化用文言：她知书习礼，遵妇道。鸡鸣即起，洒扫庭除。厨中摘葵，黄昏具羹。视公婆如亲，百依百顺，奉承雍容，朝夕不怠。陆游夜读，红袖添香。

用这样的语言描写一位古代贤德女子，其形象生动感人。如果用白话文叙述，很难产生感人的效果。在《绝妙三峡》一节中，第136页，写陆游对张商英的评价，化用文言，语意深沉：文忠（张商英谥号）公，蜀人，长身伟然，富姿采，负气倜傥，豪视一世……他力劝徽宗节奢华、息土木、宽民力、抑佞幸。提议通商旅，施行货币法。徽宗若听其言，国祚不衰，鄂州之壮气可张也。这样的语言符合陆游的气质，描写陆游极为贴切。

四是景物描写，诗文互现。写陆游溯长江西去夔州赴任，行舟5月余，穿行18州，尽赏长江神奇瑰丽景色，凭借陆游双眸，看长江之长、之美、之险，辄见鱼类之多、鸟兽之繁，生机盎然，千姿百态。

五是白话写市井，传神传声。《自号放翁》一节中，第207页作者用二百余字口语，写成都茶馆人们喝茶情景，惟妙惟肖，活画出了一幅民间风俗画。《钱塘江观潮》一节中，描写观潮早市，男男女女，各色人等，纷至沓来，沿街小摊吃喝玩乐俱全，吆喝此起彼伏，热闹无比，传神、传声，形成强烈的代入感，读来逸趣横生。

六是各说各话，符合身份。写陆游船上遥望屈原故里，船夫对陆游讲了这里流传的一个故事，全用白话：说一渔父，见屈原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披发行吟泽畔，劝他与世推移，顺方就圆，随其流，逐其波。而屈原对渔父说的一段话则化用文言：“信而见疑，忠而被逐，能不怒乎？眷顾楚国，系心生民，能易志乎？吾宁赴清流而死耳。”

作为一部历史人物传记，有大量的叙事。如何让这些叙事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，写得生动活泼，作者做了成功的尝试。如写孝宗即位，作者只用两行文字，将背景和史实交代清楚。接下来介绍孝宗的身世和成长经历，半文半白，既有皇宫内苑的琐事，也有市井风情的缩影，读来真切感人。还有医者开具的药方，均符合医理，实为难得的一笔。

书中大量人物对话，文人和上层人士，以文言为主。而作品中樵夫、船工等人的语言，主要用白话。例如，陆游议论风水的一段话，基本上以文言来叙述，这符合陆游的身份：存心不善，风水无益。风水，环境也。宅，无凶吉之分；人，有善恶之别。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所谓吉凶祸福，皆系本人所作为也。

在第141页，船工对陆游说江岸卖茶妇女的一段话，用白话：此地妇女，翻山越岭，习以为常，练就脚板，善走……

虽为贫家女，却遵古训，严守礼仪，不逾矩。如果让船工说文言，那就显得滑稽了。

对于历史大事件，作为背景材料，作者抽其梗概，概括述之，却也生动感人，惊心动魄，如岳飞大战朱仙镇、梁红玉黄天荡擂鼓助阵，还有光宗的后宫之变、宁宗时的外戚夺权，人事错综复杂，争斗尖锐激烈。作者用简略文字交代，恰到好处。而写秦桧，则设专章《秦桧其人》。秦桧死后五十二年，南宋再败，金竟提出南宋必须恢复秦桧的谥号，为其树碑立传。据史料记载，朝野群情激愤，陆游说这反倒证实了秦桧是内奸，读来深刻难忘。

七是陆游诗词荟萃，画龙点睛。陆游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，写陆游传记就不能不引用陆游的诗篇。作者在引用时，根据情节的需要，十分恰当地顺势引出，与前后文相呼应。在引用的陆游诗词中，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作，如《钗头凤》（红酥手，黄縢酒），《示儿》（死去元知万事空），也有多数读者比较陌生的诗篇，如《雨霁出游书事》（十日苦雨一日晴），《登赏心亭》（蜀栈秦关岁月遒），等等。这些从陆游近万首诗作中遴选出最为精华的诗篇，让读者对陆游的诗作有整体的认知，同时对于塑造诗人的形象，在各章节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，对强化全书的诗意、诗性不可或缺。

八是涉古贯今，文气丰盈。在人物对话中，涉及陆游同时代和宋代以前诗人的作品，或用白话文衔接，或用文言文连接，表现陆游等人的学识修养、艰深之思，平易出之，自然顺畅。书中融汇《诗经》以来不同时代的文学语言，散发中国古典文学的馨香，增添了语境氛围，感染读者，可读，可品。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增订版《陆游：铁马冰河入梦来》，作者坚守中文的审美传统，内容丰富多彩，史料翔实，语言灵动，无浮泛之辞。翻读各章节，质朴的文风扑面而来。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